

祖國

莞爾著

上海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2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付印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出版

每冊實價大洋六角五分
外埠加郵費二分半

版權所有

著者 堯爾

印刷者 光華書局

發行者 光華書局

祖國



不准翻印

總發行所

上海光華書局

地址：四馬路中市

電話：九二六八九

目次

祖國·····	一
告示·····	三
二個月·····	七
踐踏·····	九
告發·····	一九
駒的幻滅·····	二五
摸索·····	二六

祖 國

秋天的月亮，到了和蘋果一般圓的時候，這古城中的居民，便家家的都忙着做禦寒的準備了。

有錢的人家，那主人翁便吩咐家中的傭人，把窗門上舊糊的涼紗擰下來，重新貼上一層白的粉簾紙。路旁的商店，各家都去把開放了半年未用的玻璃窗，重新油漆的油漆過，洗的洗過，很妥當的在門口裝起來。各條街上也便新添不少專賣鐵火爐和泥煤爐的店鋪。

那些終年勞動，沒有絲毫積蓄的人，便成隊成隊地，在垃圾堆裏拾那富戶人家，所倒出來的煤渣。三三五五，有的是年紀很幼的小孩子，有的是年長的老頭。他們都彎着腰身，你爭我奪，好似拾黃金一般的，搶着拾那殘餘的煤

渣。

冬天是快到來了，西北風也是一天刮得大似一天。什麼棉花呀，羊皮呀，煤炭木柴呀，有錢的人是條條有序的在計劃——今年要製幾件什麼衣服？添幾條被？買多少嘸煤？沒有錢的人，便恰如罪犯宣布死刑，只有嘆氣的——冬衣呀，冬衣！火柴呀，火柴！而沒有解決的能力。

可是那些生長在冰天雪地的異國人，是久已慣居這寒冷的時日。如此稍微轉寒的天氣，在他們是沒有感到怎樣的寒冷。

他們回想起在自己祖國居住的時候，現在是已經到了冬天的節季了。出外去的時候，外面不罩大衣，裏面不把羊毛的襯衫穿上，是不能出去了。

可是此地的八九月風光，是多少令人愉快呢！銀灰色的明月，一方鏡子，一勻湖水似的，映在綠葉扶滿的桂花樹上。黃金色的桂花，微風送來一陣陣的

芬香！蘋果和海棠，紅緋緋地盈盈滿樹，萬紫千紅地和明媚的春光一般！

他們是連日的一對對，挽着自己心愛的人，往各處去飽嘗異國風光。那裏還會去想到，這是漸漸轉冷的天氣，不久那寂寞無味的白雪，灰塵蔽日的黃沙風，就要把這座巍巍的古城罩滅。

一對年相彷彿的青年情侶，衣服雖然沒有和東交民巷，各國公使館裏走出來的少男少女那麼華麗。可是他倆非常清潔端莊的，又有長的睫毛，綠的眼睛，黃的捲髮，白皙的皮膚，看來是特別細艷，閃亮的和有光彩一般！在一般人的心理，猜想這一對情侶，不是英吉利人，必定是美利堅人了，誰也不會相信，這一對少年情侶，就是那落拓街頭，馬路旁邊賣毛氈，賣洋皂的俄國人。

不過他倆在外出出入入的，從沒有人看見他們坐過汽車，雖遠遠的走出去，至多也僅是坐坐黃包車。居的也是所謂劣等洋房而已。

這一對不能滿足物質慾的青年情侶，雖居的是劣等洋房，前前後後的沒有多大的空地，沒有精緻的花園，網球場，噴水池，石膏像和鋼琴等等。可是他倆很簡樸的把自己的房子裏，四壁糊上一些花紙，把舊的寫字檯，梳妝檯擦得新的一般光澤。圓桌子上鋪了一條自己繡花的潔白檯布，中央放上去一瓶鮮花，和睦友愛的氣象，確也自樂自在的。

遮司基和瑪璃他們兩個，很親熱地從外邊玩了回來。晚飯吃完之後，年青的遮司基便躺在沙發上。瑪璃拿了一盆蘋果進來，拉了一把椅子在遮司基的前面。把蘋果放在椅子上，自己是靠在遮司基所坐的沙發頭邊，雙手纖纖地用小刀削蘋果。手法很純熟地，蘋果的皮，圓圓地一圈，掉在椅子上面。削後雪白蘋果，瑪璃溫和地放到遮司基的嘴唇，又拿第二個來削了，瑪璃好玩的說：「啊！可愛的蘋果，長得多末美麗！又光又圓，紅得和桃花一般——遮

司基！我不願意，把牠這件美麗的衣服脫下來呢！』

話還未曾說完，第二個蘋果又削好了，自己拿起咬了一口，繼續的說：

『遮司基！』

今晚遮司基是有所思慮似的，悠然地只顧抽自己的烟，眼睛無力的時時看到天花板的上面去。瑪璃的話，他是沒有一句曾經注意聽過。

『遮司基！我最親愛的遮司基！』

『今晚的蘋果，是多末的甜！多末的脆呀！』

『我記得，我們在祖國的時候，是從來沒有吃到過這樣好的蘋果！支那的蘋果，又這樣來得特別便宜！』

『遮司基！今天我是買得很多，很多！你可以多吃幾個！』

便又從盆子裏拿出一個。

遮司基今晚，真不知道是在沉默些什麼，總是很煩惱似的，沒有和瑪璃一樣的活潑有生趣。嘴裏和魚吐沫似的，吐出一口口的煙來。很久很久時候，慨歎的說：

『啊！蘋果——祖國的蘋果！祖國的蘋果，什麼時候可以再吃了？』
瑪璃二顆碧綠的眼睛，只顧牢在手上轉着削的蘋果，又把削好的拿給遮司基，遮司基接下，復再還給瑪璃。瑪璃說：

『親愛的遮司基！你把這個吃完，今晚媽媽請我們看真光的電影！』

『今晚真光映的是——毀節全忠。』

說着便把很舊了蘋果皮的椅子搬開，又說：

『啊！親愛的遮司基！假使我們的祖國，是可以從那些亂黨手中去，去奪回來；假使你是做了全軍的大帥；遮司基，親愛的！我爲了你，爲了偉大的俄

羅斯，光榮的祖國，我，我是情願，爲你，爲祖國——你的事業，祖國的光榮，誓死也情願去，去毀棄我的名譽，我的一切！」

這對青年情侶，在吃蘋果的時候，無意中竟會談起這樣重大問題來。說起祖國的事在他們倆的心中，是如何沉痛的一回事呀！不過在遮司基所沉痛的，現在是和瑪璃的完全不同了。

遮司基思念到自己自從流亡到外國回來以後，便無處的不感到人情的冷淡，庭處的受人凌辱，絲毫沒有生趣似的，心灰意淡，不欲想念他死去的祖國。可是他親愛的瑪璃，唯一的安慰者，還是如往日一般的熱望她死去的祖國復生。從這二種冷熱不調和的衝突裏，遮司基流出眼淚來，一手把瑪璃緊緊地抱起。

瑪璃的母親，老興勃發地走進來，叫瑪璃快去看電影了。

『瑪璃！你這些年輕的少女！爲得不要忘記你們的祖國，你們應當去看看這張片子！』

這事在瑪璃的心中已經很明白的知道，遮司基他不願去看這張片子。但是又不敢違拂自己老母的意思，故只得說叫他的母親和其她的女子們先到真光去。

瑪璃母親出去了，遮司基還是很煩惱的苦悶着，他想——死去的祖國，是不值再去愛他，再去思念他了，但是瑪璃的母女倆，爲什麼還不稍減她們愛國的熱度？

瑪璃坐在遮司基的旁邊安慰遮司基，她說：

『親愛的，我們到平安去看吧！平安的片子，更加好了！』

平安電影場，在這支那的首都裏是要首屈一指了，它優美有藝術的片子，

昂貴的票價，是只有東交民巷的大使和貴族人家的子女，可以去購買觀賞的。其他不是坐擁巨產有官職的人，便不能常去了。那些終生爲着生活經營的人，更是不用去想呢！在現在遮司基聽到這貴族電影場平安電影院五個字，實在比從前在沙皇的軍營裏，聽到紅軍到來，謝米諾夫大將，帶領他們出亡，還加數倍的可怕！

『瑪璃！平安電影場，那更不是我們逃亡者，寄托在異國的人，可以去的！那是有錢的英吉利 Gentlemen 和美利堅大使們娛樂的地方！』

『你怕我們的錢，快要完了嗎？』

『親愛的，不！我，我現在是憎惡那些有錢的人，我也是憎惡死去的俄羅斯！』

聰明伶俐的瑪璃，她是從祖先一貫相傳下來的，一個愛自己的祖國最熱狂

的人。她和她母親一樣的希望，希望這些壯健的青年們，將來能夠帶兵回去把失去的沙皇的皇位恢復轉來，他們便很願意的做個皇帝陛下的小百姓。雖是他的生活也許仍和在這流亡的時候，或是和從前沙皇苛政下一般的苦痛；但是奴隸性鑄定給他們似的，他們願意永遠地不把自己的頭抬起。

他們那些令人奇異古怪的腦子裏，是有了舊俄羅斯，有了俄羅斯的帝皇，才是有了他們的光榮。他們絲毫不用判斷力的去附和欺騙他們的，俄羅斯沒落的貴族，和那些擁有資產者。反說——他們所受流亡的恥辱與痛苦，不是沙皇和各國的政府所給他們的，是俄羅斯的亂黨所給與他們的，他們希望俄羅斯有第二個彼得大帝出現！那是一切的犧牲，流血，飢餓都是光榮的！死了之後，上帝可以給他們安息。

可是覺悟過來的遮司基，現在是完全和這想像相反了。只有他親愛的瑪

瑪璃還在做祖國重光的幻想。

今晚遮司基的精神，如此的頹廢，瑪璃也便現出很不安心地注意到遮司基的身體來了。她一心的爲了祖國，愛了遮司基，極不願意遮司基的身體，有什麼不安，她是希望親愛的遮司基，身體強壯起來，將來可以騎馬回去，恢復祖國。瑪璃說：

『親愛的！不用胡思亂想了！我們出去散散步吧！——這時候，西長安街的白楊樹，一定給那銀白的月光，照映得很美麗了！我可以挽起手來，向正陽門那個高樓走去，看看支那的皇宮，高闊的紅色黃色的城牆，城牆上的古樓，談談彼得大帝的武功。不久，我們的謝米諾夫大將軍，就要從日本銀行裏，提出那大宗的款子，買槍械，買戰馬。你便可以和李破崙似的，騎在馬上打回去！從聖彼得堡，打電報來接我和我的媽媽！』

『謝米諾夫？他，他從英倫到巴黎去跳舞了！那裏還能記到我們這些人！』

——啊！瑪璃——親愛的！』

遮司基似笑非笑的姿態，說話的語氣，是非常談諧地想叫瑪璃少做些幻滅的夢。可是瑪璃聽了却非常痛心，發急地說：

『啊！上帝！親愛的！你不可以這樣講！——謝米諾夫大將軍，他是一個最大的忠臣！是沙皇親自扶他上馬出戰的！現在沙皇給亂黨殺死了，他要爲沙皇報仇，他要恢復光榮偉大的俄羅斯！他不能忘記我們！他要保護我們！』

『親愛的！俄羅斯希望你的是很遠大！你要強健你的身體，保養你的身體！不可忘記驅逐我們的那些亂黨！——你近來精神是太萎靡了！我們出去散步吧！』

遮司基從前鬱鬱不樂的，只在思想——從前他和那些亂黨作戰的時候，他

們是節節失敗，但是英吉利呀，法蘭西呀，還有美利堅……等等國家，對他們是非常親熱，或者是派軍隊來援助他們，或者是接濟款械和糧食來安慰他們，一同的來把亂黨封鎖；現在他們雖是失敗後，流亡在外國去，但是他們還是一樣地熱忱，擁護他的祖國；爲什麼却成爲處處受人卑視？受人侮辱了呢？——這樣的一個不可解決的謎，遮司基漸漸地明白了，他想這一定不是亂黨驅逐他們出來的，出來受人侮辱！是謝米諾夫把他們欺騙出來，是自己盲目的受人利用了！

瑪璃的母親，她看出遮司基的態度變更，終日鬱鬱不樂的，身體漸瘦弱下去，她，瑪璃的母親掛念遮司基的不安定，如同掛念祖國不能復興的一般，時常要罵瑪璃，不是一個溫良馴服的女子，不能使遮司基的精神，快樂起來。

但是瑪璃也只能強作歡笑地，忍受母親的譴責。瑪璃是想不出安慰的話來

去安慰遮司基了。她的腦袋裏，也和自己的母親一般，只有祖國，舊俄羅斯，還有她年老的母親。——但是這一些陳舊故老的話，瑪璃很明白的知道，遮司基是不欲聽了。聽了，反使遮司基更加不安。

每天只有買些鮮花來，放在遮司基的寫字檯上，餐後伴他出去玩玩，做了一個不明病人心理的看護婦。可是總不能使這俄羅斯復活的使命，都寄托在他身上的青年人，一天天地快樂起來。

一天遮司基獨自一人走出去了，瑪璃的母女倆，便趁這機會，開如何診治這俄羅斯復活的使命，都寄托在他身上的青年人的會議了。她們想——遮司基，以前他懣惡巴黎和英倫的繁華世界，不及自己的祖國，那樣的樸素可親，住了不久，他便急急地要離開那些地了。現在到了支那的古都，他，他又為什麼懣棄起來？這地方廣闊無際的，并不是和巴黎，倫敦一般的繁華，樸素的很